

「祝融」「燭龍」同源論駁議

壹、前言

上古時期，文字尚未普及，諸多神話皆以口傳。即今日所見神話名字，必為後人聽音而記。如黃帝之妻「嫫祖」¹與「雷祖」²，雖共指黃帝之妻，但因不同書籍，名字便異字同音。近代學者聚焦考證，上古神話異字同音之神，發現甚夥。楊寬的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已論述了伯夷與伯益、鯀與共工等名字的異同之處。但詳辨其著作，仍有更深入討論的餘地，如「祝融」、「燭龍」同源論。該書用當代國語來唸[融 róng][龍 lóng]二字，韻母相同；進而，楊寬又對比兩者相似之神話、形貌，遂判斷「祝融」、「燭龍」為同源分化之名。³以今音考古音，或將有魯魚亥豕之憾，此同源論尤可商榷。蓋本文以聲韻學為視角，進一步結合《山海經》、《史記》等古籍資料，專注探尋祝融、燭龍是否同源，以求辨析兩者名字之讀音與神話異同之處。

貳、祝融、燭龍古音對比

祝融、燭龍，用現代國語來唸，其中「祝」[zhù]、「燭」[zhú]同音，「融」[róng]、「龍」[lóng]卻是異聲同韻。故以當代國語來讀，兩詞發音確實接近。但參看李方桂的上古音擬音，便能看出上古時祝融、燭龍的讀音差距。祝古讀 [tjəkw]，融 [rəŋw]；燭[tjuk]，龍[ljung]。此處可見，祝融、燭龍上古的讀音有著聲母、元音、介音和尾音的不同。

一、祝、燭對比

根據錢大昕古無舌上音的條例，祝、燭上古時的聲母都是 t。但對比它們的韻母，則有兩種不同：

- 1) 元音質量的不同
- 2) 尾音的不同

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63年），卷1，頁10。

²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442。

³ 楊寬：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217。

祝[tʃəkʷ]的元音[ə]是一個中央不圓唇鬆元音，其特點是發音時舌頭在口腔中央，唇形放鬆，並且韻尾最後還有一個圓唇[w]收尾；燭[tʃuk]的元音[u]是一個緊張的高後圓唇元音，特點是發音時舌位高，唇形收圓。茲列二元分析表，詳細辨明[ə]、[u]的發音特性：

	舌位高	舌位低	偏後性	圓唇性	捲舌性	舌尖性	緊元音
ə	＋，－	＋，－	＋，－	－	－	－	－
u	＋	－	＋	＋	－	－	＋

此表可見，[u]舌頭靠近後部，嘴唇圓收，發音緊張且清晰；[ə]發音時舌位居中，嘴唇放鬆，音色較為模糊。此外，雖然國語今讀「祝」、「燭」皆為ㄣ韻，但在上古李方桂的擬音系統，卻是幽韻和侯韻，不同的韻部。所以雖然「祝」、「燭」二字今讀相近，但上古時的讀音卻差距較大，有元音清、糊，韻尾展圓之不同。

二、融、龍對比

融[rəŋgw]、龍[ljuŋ]上古音的聲母相異。對比其韻母，亦有介音、元音、尾音的不同。綜合來看，融、龍的上古音有四種區別：

- 1) 聲母相異
- 2) 介音不同
- 3) 元音質量的不同
- 4) 尾音不同

融、龍的聲母[r]和[l]，在上古的單聲母系統中都屬流音，但考證[r]和[l]的音位特徵和其歷史語音演變，不難發現它們在上古漢語，始終是兩個對立的音位。茲舉例說明。首先是音位特征的對立。[l]是邊音，發音時舌頂上腭，氣流從舌頭兩側流過；[r]是顫音，發音時氣流從舌面流過。所以它們的舌部位置和發音方式，是明顯不同的兩個音位。其次，從歷史語音的角度，[r]和[l]亦顯現出不同的變化軌跡。例如，中古音中[r]和[l]並沒有合併為一個聲母，而是繼續保持其對立性，演化為中古音的日母、來母。所以無論是發音，還是歷史的語音演變，都可見[r]和[l]在歷史語音發展的穩定性和對立性。

其次是融龍的韻母分析。龍[ljuŋ]的上古音，含有介音[j]，幫助元音[u]前移，使整個音節聽起來更緊湊。相反，融[rəŋgw]沒有介音，音節從聲母[r]直接過渡到韻母融[ə]。它們的元音和「祝」、「燭」相同，亦是央元音[ə]和後高元音[u]的發音區別。上文已詳談，不再贅述。其次，融[rəŋgw]的韻尾含有[w]的圓唇化特征，與龍[ng]不同。[w]以

圓唇收尾，發音更加圓潤，而龍的[ng]則是一個鼻音韻尾。可見祝融、燭龍，在上古音有著聲母相異、元音清糊、韻尾展圓等幾種較為明顯的讀音區別。所以於讀音來講，二詞在上古時通假的概率很低。

參、祝融、燭龍神話對比

楊寬在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中認為祝融、祝融除音近外，兩者之神話、外貌亦非常相似。他以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對祝融的描述：「南方祝融，獸身人面，乘兩龍」⁴，對比燭龍之形象，認為兩者形貌近似。《大荒北經》云：

西北海之外，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。有神，蛇身而赤，直目正乘，其暝乃晦，其視乃明，不食，不寢，不息，風雨是謁人面。是燭九陰，是謂燭龍。⁵

燭龍還有，張目天亮，閉目天黑的能力。楊寬先生認為又與《尚書·呂刑》記錄祝融通徹天地的神祇相近。《書》云：

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……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，報虐以威，……乃命重黎，絕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⁶

此謂蚩尤作亂，上帝憐憫百姓，絕滅暴虐的苗民統領，進而命令重黎隔絕天地，以示天神不再降臨，期勉君主善待臣民。楊寬認為此文重黎，即是祝融。故基於上述文獻，楊寬認為重黎即是祝融，祝融與燭龍又為同一神話所分之名。



但詳考《史記》、《山海經》等古籍，筆者發現祝融之「獸身人面」，並不等同於燭龍之「蛇身人面」；其次《尚書》所載之重黎與《史記》重黎有別，兩者時代並不相同。故稽考諸多古籍，筆者以祝融、燭龍之形貌特徵；以及《尚書》之重黎與祝融並非一人，兩個面向研究，以考祝融、燭龍並非同源。

⁴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206。

⁵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38。

⁶ 〔漢〕孔安國，〔唐〕孔穎達：《尚書正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771-775。

一、形貌不同

祝融、燭龍之形貌只見於《山海經》。〈海外南經〉描述祝融「獸身人面，乘兩龍」⁷，〈海外北經〉描述燭龍。《山海經》曰：

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陰，視為晝，暝為夜，吹為冬，呼為夏，不飲，不食，不息，息為風，身長千里。在無 之東。其為物，人面蛇身，赤色，居鍾山下。⁸

蓋祝融為人面獸身，燭龍為人面蛇神，楊寬憑此資料，判斷兩者相貌相近。但祝融雖是獸身，《山海經》並未詳述是何獸類；其次，《山海經》言其「乘兩龍」，若其乘兩龍而行，從遠處觀之，應有兩尾。所以就祝融之形貌而言，還是與「人面，蛇神」的燭龍差距甚大。

二、稽考《尚書》《史記》重黎之不同

重黎為祝融一說，可證資料甚夥，於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論衡》、《潛夫論》五部古籍皆有提及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曰：

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。……高陽生稱，稱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。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嚳命曰祝融。共工氏作亂，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。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，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，復居火正，為祝融。⁹

此謂重黎為帝嚳掌火之官，後未盡其職，帝嚳殺之，而令其弟吳回復掌火正，為祝融。由此可見，祝融一詞，已由上古的神話名字，演化為對火正之官的一份美譽。帝嚳因重黎為掌火之官，功績斐然，光融天下，遂命曰「祝融」。《史記集解》曰：「祝，大；融，明也。」¹⁰可見，此處對祝融之詮釋，正如郭璞所言：「祝融，高辛氏火正號」¹¹，升華為對火正之官的一種褒義稱謂。

而《尚書·呂刑》中「隔絕天地」的重黎，筆者疑其非此火正之重黎。原因有二：一，時代不同。《尚書》所載之重黎與蚩尤同一時代，而火正之重黎，乃是黃帝重孫，顓頊之子。而黃帝又與蚩尤同一時代，「隔絕天地」之重黎與火正重黎，橫跨四代，故不可能為同一人。二，重、黎本是二人，後黎為火正，遂以「重黎」為其姓氏，子孫世

⁷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206。

⁸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230。

⁹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冊 5，頁 1689。

¹⁰ 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冊 5，頁 1689。

¹¹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頁 471。

襲火正官職。如《國語·楚語》所載：

昭王問于觀射父，曰：「《周書》所謂重、黎實使天地不通者，何也？若無然，民將能登天乎？」

對曰：「非此之謂也。……及少昊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。……顓頊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，使復舊常，無相侵瀆，是謂絕地天通。」¹²

此謂顓頊命重，主掌上天事；命黎為火正，管人間事。後黎之子孫世襲「重黎」之姓氏，及帝嚳嗣位，予以「祝融」一美譽。所以筆者認為，楊寬引《尚書·呂刑》證明重黎即為祝融，祝融即與燭龍同源，是版本混淆，不考年代的誤判。

肆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對比祝融、燭龍之古音與神話，我們具有如下兩點發現：

第一，祝融、燭龍的上古音並不相近。其原因有三：聲母相異，元音不同，韻尾不同。其中，融的[r]和龍[l]，上古音中屬於兩個對立的音位，所以它們兩個名字在上古時，通假的幾率很低。

第二，參看古籍，可知祝融有三種異說。若是把先秦信史與上古神話史，雜糅對比，必有訛誤之論。故本文在對比祝融的三種身世，發現稱「祝融」，為對火正之官的美譽一說，更為信服。同時翻看各家神話，無論是從神祇，還是從形貌來看，祝融與燭龍皆不相近。故其不可能為同源分化之名。

¹² 《國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559-562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專書

〔漢〕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63 年。

〔漢〕孔安國，〔唐〕孔穎達：《尚書正義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。

《國語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。

二、現代專書

竺家寧：《語音學之旅》，臺灣：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 年。

竺家寧：《聲韻學：聲韻之旅》，臺灣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9 年。

楊寬：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 年。

林品石註譯：《呂氏春秋今註今譯》，臺灣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1 年。

三、期刊論文

傅錫壬：中國神話的口傳特質，臺灣：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，2015。